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2021 年 9 月 13 日至 10 月 1 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土著人民与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后恢复

土著人民权利特别报告员何塞·弗朗西斯科·卡利·察伊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2/20 号决议编写，土著人民权利特别报告员何塞·弗朗西斯科·卡利·察伊在报告中重点介绍了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后恢复阶段和相关计划，以及这一大流行病对土著人民个人和集体权利的影响。他最后建议土著人民更多地融入和参与恢复进程，以落实其权利和满足其独特需求，并呼吁加大对土著人主导的举措的支持，以在 COVID-19 疫后恢复期间维持他们的文化和经济。

* 因技术原因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重发。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经协议，本报告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3
二. 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3
三. 各国 COVID-19 疫后恢复法律和政策对土著人民的影响	4
四. 土著人民参与和纳入国家 COVID-19 疫后恢复和恢复后计划	12
五. 土著人民主导的 COVID-19 疫后恢复举措	13
A. 土著医药和知识的应用	14
B. 振兴土著知识、重新连接传统土地和恢复传统食物资源	15
C. 行使和扩大自决、自治、主权和建国	15
D. COVID-19 意识和疫苗接种运动	16
E. 数据的收集和分类	18
六. 结论和建议	18

一. 引言

1. 本报告是对土著人民权利特别报告员 2020 年提交大会的报告的补充和后续。¹ 该报告关于 COVID-19 卫生危机对土著人民的初步影响的调查结果在一年后仍然非常有效。该报告提出以下领域的关切：比例超常的健康影响；歧视和边缘化现象增加；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加剧；无法获取 COVID-19 信息、个人防护装备、检测和治疗；对土著人权维护者实施限制的影响；大流行病期间侵占土著人土地的商业活动的持续运行。

2. 正如 COVID-19 的影响和应对措施对土著人民产生了比例超常的负面影响一样，国家的恢复工作也是如此。要实现公平和全面的 COVID-19 疫后恢复，就需要重建得比大流行病时期前更好，土著人民在这段时期经历了多种形式的社会和经济歧视。在许多情况下，COVID-19 疫后恢复法律只针对管控大流行病引发的经济危机。世界各地的报告进一步指出，国家的经济复苏措施优先考虑并支持以牺牲土著人民、其土地和环境为代价的商业活动扩张。相反，各国必须把重点放在变革性复苏上，在后 COVID-19 时代提供最多的创造福祉机会，并尊重《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和其他相关国际人权标准确定的人权。

3. 土著人民正带头采取行动，以行使其自决权和自治权的方式开展疫后恢复，同时将其传统土地重新连接起来并振兴文化习惯。国家的重建和恢复工作需要支持土著人民恢复传统生计和经济以维持其社区的努力。²

4. 在本报告编写期间，发出了征集材料的公开呼吁，最终提交了 52 份书面材料。³ 本研究报告还借鉴了土著人民权利特别报告员在国别访问和关于侵犯人权行为指控的通信以及自大流行病开始以来举行的虚拟活动和会议的背景下收集的意见。关于适用于 COVID-19 和土著人民的国际人权法律框架，见上文所提特别报告员提交大会的关于 COVID-19 影响的报告。

二. 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5. 自提交人权理事会的前次报告以来，拟于 2020 年对丹麦和格陵兰的国别访问因公共卫生问题而推迟，且未进行任何正式的国别访问。特别报告员参加了多次关于以下方面的网络研讨会和虚拟活动：COVID-19 的影响，如何加强土著人民对恢复的参与，并通过参加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举办的与 COVID-19 的影响和其他主题有关的活动而与联合国其他专门实体和区域人权机构保持协作。

¹ A/75/185.

² 《2019 冠状病毒病对拉丁美洲土著人民(Abya Yala)的影响：在被忽视和集体抵抗之间》(联合国出版物，2021 年)，第 11 页。

³ 所有材料可参阅 www.ohchr.org/EN/Issues/IPeoples/SRIndigenousPeoples/Pages/CallforInputCOVIDRecovery.aspx。

三. 各国 COVID-19 疫后恢复法律和政策对土著人民的影响

土地权、领土权和资源权

6. 保护土著人的领土是他们从卫生危机中恢复的核心，因为它促进了粮食安全和可持续生计，提高了应对未来大流行病的复原力。在许多国家，土地保有权的保障比病毒本身更令土著人民担忧。这些国家报告，在大流行病期间，在几乎没有政府援助或监督的情况下，非法毁林、侵入、占地和暴力事件不断增加。⁴ 紧急命令正被用来加快资源勘探和开采，同时拖延土地划界和对遭入侵地区的官方承认。虽然政府控制非法侵入土著人领土的工作有所减少，但对非法采伐、捕捞和金矿勘探的行为却予以赦免。未能正式承认和保护土著人土地的情况正造成暴力侵入和杀戮、资源开采、污染、粮食不安全、毁林和驱逐情况。⁵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土著社区通常用来监测和抵制工商业项目支持者的土地入侵行为的某些渠道已经减少。

土地保有权

7. 在大流行病期间和之后，国家有必要以土地划界和确定所有权的方式予以正式承认，以保护土著人民的土地。COVID-19 为可持续复苏提供了独特的机会。确保土地权并让土著人民成为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管理者，应成为后 COVID-19 时代更强劲经济复苏的支柱。

8. 历史上许多土著社区在他们传统使用和居住的地区被剥夺了获得承认的土地保有权。适当生活水准权所含适当住房及在此方面不受歧视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特别呼吁在大流行病期间暂停所有驱逐行动。⁶ 然而，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土著人民继续遭到强迫迁离。⁷ 大流行病期间的强迫迁离和侵占土地行为使各社区自我保护变得特别困难。

⁴ 见 Alianza de Organizaciones de Derechs Humanos Ecuador、Confederación de Nacionalidades Indígenas de la Amazonía Ecuatoriana、Centro Mexicano de Derecho Ambiental, A.C. CEMDA 和 Centro de Derechs Humanos 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A.C 提交的材料。另见 Inori Roy (Unearthed), “Deforestation and land-grabs bring Covid-19 threats to Amazon and Gran Chaco residents”, 2020 年 9 月 17 日。

⁵ 见 Organización Sotzil、Cxhab Wala Kiwe-Asociación de Cabildos Indígenas del Norte del Cauca、Federación por la Autodeterminación de los Pueblos Indígenas、Organización Indígena de Antioquia、Almáciga、Centro por la Justicia y Derechs Humanos de la Costa Atlántica de Nicaragua、Centro de Asistencia Legal a Pueblos Indígenas、Alianza de Organizaciones de Derechs Humanos Ecuador 和 Confederación de Nacionalidades Indígenas de la Amazonía Ecuatoriana 提交的材料。

⁶ 见 A/75/148。

⁷ 例如见给尼泊尔的信(NPL 3/2020, 可参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282>)和给肯尼亚的信(KEN 3/2020, 可参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492>)。另见 Community Land Action Now, “Kenyan communities report illegal evictions during COVID-19”, 2020 年 7 月 23 日。

监管方面的倒退

9. 各国利用大流行病造成的紧急情况和应对措施削弱和暂停环境执法、撤销和绕过法律保障措施、放松管制以吸引外国投资并推动法律改革以破坏环境保护和土著人民的权利，这一趋势令人震惊。⁸ 与此同时，大流行病紧急措施限制了土著人民和其他人权维护者抵制此类立法和加强其权利的能力。法律保护的削弱造成了环境危害，引发了领土暴力冲突，并通过接触新来的工人而导致暴露于病毒之下。

10. 来自亚洲的报告强调了立法提案和国家批准的法律，这些提案和法律降低了对侵害环境行为的惩罚，将土著人权维护者定罪，并削弱或取消环境影响评估和公众参与的规定。⁹ 如果将可能对环境和人权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归类为战略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将被快速放行。这限制了公众对潜在的人类和环境影响提出担忧的能力。据报道，亚洲各国正攫取无产权土地的所有权，压制土著人民获得其领土共同所有权的努力，并拖延承认传统森林的进程或使之复杂化。在这种条件下，土著人民很难行使切实参与环境决策进程的权利。

11. 在南美洲，土地标界进程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陷入停顿，一些政府提出了立法措施，授权将土著人的土地所有权授予私人公司，这激起了土地侵入和领土冲突。¹⁰ 该区域的其他政策旨在推行改变土地用途，并在土著人民拥有传统土地权的地区将未耕种土地重新划分为农用工业用地。

加快资源开发

12. 在各国取消环境保障措施和政策的同时，土著人民长期以来反对的大型项目正在加快推进，而对抗议和集会的限制却依然存在。¹¹ 报告指出，各国政府正在实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应对大流行病造成的经济衰退。

⁸ 见给印度的信(IND 13/2020, 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513>) and Forest Peoples Programme, *Rolling Back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afeguards – Global Report* (2021 年 2 月)。

⁹ 见 Asia Indigenous Peoples Pact and Rights and Resources Initiative, “Under the cover of Covid: new laws in Asia favor business at the cost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land and territorial rights”(2020 年 11 月), 第 6 和 9 页。另见给印度的信(IND 13/2020)、给尼泊尔的信(NPL 1/2021, 可参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282>)和给印度尼西亚的信(IDN 5/2021, 可参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108>)。

¹⁰ 见 Amazon Cooperation Network and Cultural Survival 提交的材料。

¹¹ 见给墨西哥的信(MEX 11/2020, 可参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562>) and International Indian Treaty Council, “Covid-19 and indigenous peoples in North America”, 2020 年 11 月 19 日。另见 Alianza de Organizaciones de Derechos Humanos Ecuador、Confederación de Nacionalidades Indígenas de la Amazonía Ecuatoriana、Centro Mexicano de Derecho Ambiental, A.C. CEMDA、Centro De Derechos Humanos 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A.C 提交的材料。

13. 据报告，各国支持土著土地上的采掘业，¹² 正式承认遭入侵地区，¹³ 允许强行驱逐和迁移土著社区，¹⁴ 没有履行私营部门纠正对土著领土的不利环境影响的义务。¹⁵ 针对这一情况，土著人团体发起了提高认识并要求将探矿者赶出其领土的运动。

14. 各国政府正在优先考虑在土著人民祖传土地上实施的大型项目、采掘业和农业发展，以此作为经济复苏的方法。通过将煤炭和其他采掘业框定为促进经济复苏的工具，各国在没有获得强制性法律许可或考虑长期环境和气候变化影响的情况下，将煤炭开采部门商业化，并扩大煤矿以应对这一大流行病带来的短期经济后果。¹⁶

15. 一些国家还把扩大工业式农业作为经济复苏的一种方法优先实施。棕榈油业务正在迅速扩大，森林正被砍伐，土著人民的土地随之被侵占。¹⁷ 被指定为“闲置”的无产权土著人土地正成为工业式农业的目标，用以增加粮食产量。

协商障碍

16. 尽管缺乏诚信协商及土著人民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大流行病仍被当作批准项目和政策的机会。¹⁸ 在土著人民被邀请参加协商的情况中，他们受到封锁的限制，或受到禁止大型集会的应对 COVID-19 措施的限制。¹⁹ 协商不时被取消或过早结束，当法院关闭和司法程序暂停时，各社区几乎没有追索权。在其他情况下，土著人民没有收到以其语言提供的完整信息，或没有足够时间了解项目对其传统土地的环境影响。²⁰

¹² 见 Asia Indigenous Peoples Pact and Rights and Resources Initiative, “Under the cover of Covid: new laws in Asia favor business at the cost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land and territorial rights”。

¹³ 见 Amazon Cooperation Network Instituto de Pesquisa e Formação Indígena 提交的材料。

¹⁴ 见 Cxhab Wala Kiwe-Asociación de Cabildos Indígenas del Norte del Cauca、Federación por la Autodeterminación de los Pueblos Indígenas、Organización Indígena de Antioquia 和 Almáciga 提交的材料。另见给肯尼亚的信(KEN 3/2020)和给尼泊尔的信(NPL 3/2020)。

¹⁵ 见给秘鲁的信(PER 3/2021, 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349>)和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7225&LangID=E。另见 Alianza de Organizaciones de Derechos Humanos Ecuador 和 Confederación de Nacionalidades Indígenas de la Amazonía Ecuatoriana 提交的材料。

¹⁶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6311&LangID=E 和 National Campaign against Torture and the International Work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 “Bearing the brunt: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responses to COVID-19 on indigenous peoples in India” (2020 年 9 月)。

¹⁷ 见 Asia Indigenous Peoples Pact and Rights and Resources Initiative “Under the cover of Covid”, 第 22 页, 以及 Forest Peoples Programme, *Rolling Back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afeguards in the Time of COVID-19*, 第 37 页。

¹⁸ 见 International Indian Treaty Council, “Covid-19 and indigenous peoples in North America”。

¹⁹ 见给墨西哥的信(MEX 11/2020)和 Amazon Cooperation Network 提交的材料。

²⁰ 见 Centro Mexicano de Derecho Ambiental, A.C. CEMDA 提交的材料。

17. 一些国家授权以虚拟协商代替面对面会议来履行协商义务。然而，在线形式通常不符合土著人民用于决策的文化惯例或传统形式。此外，由于绝大多数土著领土的连通和互联网接入有限，对以虚拟形式进行的协商进程的参与程度受到损害。与此同时，要求土著人民在大流行病期间聚集在一起面对面开会以做出集体决定，违背了特别报告员在 2020 年提交大会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²¹

18. 美洲人权委员会也敦促各国：“鉴于劳工组织《第 169 号公约》和其他相关国际和国家文书规定的事先知情和自由同意程序无法进行(因为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建议采取保持身体距离措施)，在疫情可能持续期间，避免在土著人民领土上颁布立法和(或)着手开展生产和(或)采掘项目。”²²

毁林与人畜共患病的相关性

19. 保障土著人民的土地权还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森林生境，从而减少大流行病。²³ 土著人民的传统土地与保持最高水平生物多样性的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空间重叠。传统的土著领土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大约四分之一，并与地球上 80% 的生物多样性地区重叠。据估计，全世界 50% 的保护区建立在传统上由土著人民占据和使用的土地上。研究表明，被赋予土地权的土著人民的领土远比邻近土地得到更好的保护。²⁴

20. 重要的是，毁林、生境丧失和传染病暴发之间存在关联性。²⁵ 毁林不仅威胁到土著人民的生存，还破坏了脆弱的生态系统，导致 COVID-19 等传染性人畜共患病的出现。例如，报告显示，黄金开采和相关的土地清理导致土著人民疟疾感染的激增。²⁶ 在所有新的人类传染病中，大约 75% 是人畜共患病。人畜共患病归因于人及其牲畜进一步侵入动物栖息地，使得 COVID-19 等病毒和其他致病因子从动物传播给人类。²⁷ 科学家们预测，下一次大流行病将出现在一片被砍伐的森林中。²⁸ 减少毁林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将增加治疗冠状病毒和未来大流行病的医

²¹ A/75/185，第 107 段。

²² 第 01/2020 号决议，第 57 段。

²³ 见 Arooba Ahmed, “COVID-19 and biodiversity loss: how destr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leads to pandemics”, 2020 年 11 月 24 日；Eric Haxthausen, “Deforestation makes pandemics more likely”, Climate Links, 2020 年 10 月 19 日；和 Amanda Morrow, “Why land rights for indigenous people could prevent future pandemics”,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2020 年 9 月 16 日。

²⁴ A/71/229，第 15 段。

²⁵ 见 Bruce A. Wilcox 和 Brett Ellis, “Forests and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of humans”, *Unasylva*, vol. 57, No. 224 (2006 年)和 The Conversation, “How deforestation helps deadly viruses jump from animals to humans”, 2020 年 6 月 25 日。

²⁶ 见 Jill Langlois (National Geographic), “Amazon gold mining drives malaria surges among indigenous peoples”, 2020 年 8 月 12 日。

²⁷ 见联合国秘书长, “COVID-19 recovery, planetary repair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哥伦比亚大学致辞, 纽约, 2020 年 12 月 2 日。

²⁸ 见 Katarina Zimmer (National Geographic), “Deforestation is leading to more infectious diseases in humans”, 2019 年 11 月 22 日。

疗资源的可用性。气候变化通过荒漠化、野火和其他生态变化，进一步加剧了生境破坏，迫使动物与人类更紧密地接触。²⁹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21. COVID-19 疫后恢复措施需要解决土著人民在教育、就业、住房、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方面的长期需求和疫情的财政影响。

22. 许多国家缺乏解决土著人民因 COVID-19 而经历的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所需的社会保障措施，或减少了土著人民受益的现有社会保障措施的预算。³⁰ 用于减轻大流行病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财政资源分配不足，或者国家机构专门用于土著人民的预算支出不足，迫使一些人迁移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³¹ 由于关于提交证件的行政要求，土著人民并不总是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的 COVID-19 相关福利；没有考虑“核心家庭的不同文化定义”；没有国民身份证和手机账户。无法使用社区附近的银行和其他支付机构迫使人们前往城市，这增加了病毒感染和传播的风险。

23. 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关切是，虽然各国政府目前关注的是经济复苏的短期动力，但教育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甚至面临财政削减。COVID-19 疫后恢复提供了一个机会，可重新调整程序规划方向以符合当地的集体方式满足当地需求，并加强对语言和传统的学习。各国应支持将可持续发展理念纳入疫后 COVID-19 国家恢复计划的多语言、跨文化教育。³²

24. 土著儿童在家中无法上网的比例超常，这给教育造成了障碍并导致他们失学。缩小技术差距将使土著社区有更多机会远程工作和学习。互联网接入对于在未来大流行病期间交流紧急信息也是必要的。³³

25. 这方面有一些最佳做法的例子，即学校和文化中心结成伙伴关系，在 COVID-19 期间为土著人民提供可持续的教育(例如在智利、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这些伙伴关系促成了新的教学中心和新的课程，旨在以文化上适当的方式满足当地需求(例如在芬兰、新西兰、秘鲁、美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及中国台湾省)。³⁴ 加拿大已拨出专项资金，帮助土著人的早期学习和托儿设施，以在大流行病期间安全运作；调整保留地内的社区基础设施，在社区建筑物中实施公共卫生和安全措施；并立即向土著高等教育机构提供支持。³⁵

²⁹ 见 A/HRC/36/46。

³⁰ 见 Council of the Charrua Nation 提交的材料。

³¹ 见 Cultural Survival 提交的资料。

³² 教科文组织，“Reorient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s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outcomes of indigenous youth”，2021 年 2 月 28 日。

³³ 见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How to promote universal internet acces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³⁴ 见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材料。

³⁵ 见 <https://pm.gc.ca/en/news/news-releases/2020/10/30/prime-minister-announces-new-supports-indigenous-peoples-and>。

26. 在就业方面,许多土著人民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从事家政工人、日工和农民等工作,得不到社会福利。在 COVID-19 疫后恢复的背景下,有必要制定有针对性的就业方案来帮助工人,这些方案应特别关注疫情期间失业率最高的女性。³⁶ 然而,据报道,各国已推行取消权利的改革和改变劳动法,让最脆弱群体承担经济复苏的财政负担。³⁷ 由于歧视和系统性排斥、高度贫困、缺乏教育和失业,土著工人特别容易受处于恶劣工作条件之下。此外,工人和雇主组织可通过社会对话在构建包容土著人民并尊重其权利的 COVID-19 应对社会和经济措施和疫后恢复方面发挥关键作用。³⁸

27. 有必要提供充足、安全、负担得起和可持续的住房,以便在未来的大流行病中进行隔离和检疫,并加强土著人民应对未来卫生紧急情况的情况。³⁹ 在制定与住房和与土地有关的政策时,各国应确保充分承认土著人民的传统土地保有权制度;他们的自决权和自治权;切实参与所有可能影响他们的决策过程;不歧视与平等。

28. 土著人民有权享受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并免遭歧视。这要求各国以文化上适当的方式在土著社区内或附近提供卫生设施,并打击国家卫生保健系统中系统性种族主义。

29. 土著人民受到 COVID-19 的严重和比例超常的影响,面临着感染和死亡的更高风险,⁴⁰ 特别是在该病毒的新变种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尽管土著人民因缺乏基本保健服务、卫生和其他基础设施而更容易感染该病毒,⁴¹ 但为土著人民、特别是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土著人民推出疫苗的工作基本上没有得到优先考虑。加拿大和巴西已采取某些措施,优先安排土著人民接种疫苗。⁴² 在亚马逊地区,疫苗正送达一些正在经历高传染率和高死亡率的与世隔绝的社群。⁴³

³⁶ International Work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 and ILO,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Indigenous Communities*(2020 年)。

³⁷ Asia Indigenous Peoples Pact and Rights and Resources Initiative “Under the Cover of Covid: New Laws in Asia Favor Business at the Cost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Land and Territorial Rights”。

³⁸ 劳工组织政策简报,“COVID-19 and the world of work: a focus on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2020 年 5 月),第 7 页。

³⁹ 见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提交的材料。

⁴⁰ 见 A/75/185; Instituto de Pesquisa e Formação Indígena 提交的材料; Asia Indigenous Peoples Pact,“Covid-19, a special volume on indigenous women and indigenous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2020 年 11 月)。

⁴¹ 见 Ogiek People’s Development Program 提交的材料。

⁴² 见 Tsilhqot’in Nation 和 Moira Warburton 提交的材料(Reuters),“Northern territories, home to many of Canada’s indigenous people, lead COVID-19 vaccine rollout”, 2021 年 1 月 31 日。

⁴³ 见 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y Educación Popular/Programa por la Paz、la Fundación Gaia Amazonas y la Fundación Natura、Amazon Cooperation Network 和 Cultural Survival 提交的材料。

30. 传统医生、祖传专家和社区推动者是恢复计划的核心，因为他们拥有文化和医学知识并在应对大流行病中发挥作用。土著人组织呼吁实施“符合文化背景的疫苗接种行动，注意当地做法、对流行病和疫苗接种运动的集体记忆、以土著语言编写的视听和印刷材料”。⁴⁴

31. 教育运动对于打击传播有关疫苗的错误信息是必要的。疫苗怀疑态度和对卫生当局的不信任在经历数世纪虐待的土著人民中根深蒂固。公共卫生官员需要承认对土著人民造成的历史伤害，并以文化上适当的方式传播疫苗安全的证据，以克服对医疗系统的不信任。

32. 一些国家的疫苗接种计划将土著人民的资格限制在那些生活在获承认和划定的土著土地上的人。⁴⁵ 因此，居住在城市中和未被承认的土著土地上的土著人民被排除在国家疫苗接种计划之外。⁴⁶ 各国应尊重土著人民自我确认的权利，不应将居住在城市地区或偏远地区的土著人排除在国家疫苗计划之外。提供疫苗的工作还需要考虑自愿与世隔绝和初次接触到的人民、游牧和半游牧社群以及生活在城市地区的土著人民的具体情况。

33. COVID-19 疫苗的公平和普遍分配需要迅速的国际合作。“疫苗民族主义”恐会侵犯国家治外义务和与健康权有关的人权，因为它导致最不发达国家的最需要者缺乏疫苗。⁴⁷ 各国应确保包括土著人民在内的所有人不受歧视地获得疫苗，并应支持公平获得 COVID-19 疫苗全球倡议 COVAX 等方案。

高危人群

34.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规定：“各国应采取有效措施，并在适当情况下采取特别措施，确保土著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持续得到改善。应特别关注土著老人、妇女、青年、儿童和残疾人的特殊需要”(第 21 条第(2)款)。土著人民，特别是土著妇女、儿童、残疾人和老年人在大流行病缓解工作和 COVID-19 后恢复进程中被忽视的风险，正呈指数级增长。

35. 在规划和实施 COVID-19 疫后恢复措施时，需要采取基于性别的方法，以消除不平等和对妇女的独特影响。妇女往往是儿童和其他受抚养人的主要照料者，往往承担家务劳动的负担，这种负担由于居家令而有所增加。

36. 需要考虑到儿童和青年的教育需求，以弥补学校长时间停课的损失和解决远程学习的困难。土著儿童留在家并远程学习的好处之一，是增加了代际文化传授和知识传播的机会。在许多情况下，大流行病加深了“与土地、文化和语言的联系，这为前进道路提供了某种潜力”。⁴⁸ 不幸的是，学校关闭也导致学龄女孩

⁴⁴ 见 Instituto de Pesquisa e Formação Indígena 提交的材料。

⁴⁵ 见 Cultural Survival 提交的资料。

⁴⁶ 见 Amazon Cooperation Network 提交的材料。

⁴⁷ 见 E/C.12/2021/1。

⁴⁸ 见 Tšilhqot'in Nation 提交的材料。

怀孕和早婚现象上升。由于家庭责任增加，女童接受对继续教育的支持的可能性也较小，在 COVID-19 疫后恢复措施中需要得到有针对性的支持。⁴⁹

37. 土著长老通常是传统知识、文化和语言的保持者和传播者，由于更容易受到 COVID-19 的影响而需要特别关注。

38. 还应特别考虑那些自愿与世隔绝或处于初次接触阶段的人民，以及那些过着游牧或半游牧生活的人。应对 COVID-19 的措施未能充分适应土著社区的游牧生活方式。据报道，在西非，封闭措施阻止了游牧群体从事畜牧业。⁵⁰ 在大流行病期间，自愿与世隔绝和初次接触的土著人民被忽视，他们面临着人身伤害及文化、传统知识和语言灭绝的不可逆转丧失的更大风险。COVID-19 造成的死亡减少了说土著语言的人数，人口减少影响了传统知识、习俗和惯例的传播。

39. COVID-19 疫后恢复应该包括减轻人口较少的偏远地区土著社区或受到大流行病重创者的灭绝威胁。⁵¹ 非法侵入行为正威胁着土著人民的安全，他们的免疫系统从未接触过冠状病毒，而且无法享用国家卫生保健系统。⁵²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土著人领土上大型项目的开发增加，这加剧了污染及与外部工人接触带来的健康风险。⁵³ 为了应对这些威胁，土著社区和组织鼓励建立缓冲区并阻止外来者进入。

40. 如果各国忽视或拒绝承认土著人民的存在和特性，土著人民就不可能被纳入和参与恢复计划。如果土著人民及其领土得不到承认，各国将不会就涉及恢复的法律或政策进行协商，也不会制定在经济复苏中保护土著领土的计划。

41. 缺乏分类数据给 COVID-19 疫后恢复带来挑战，因为统计数据不能准确反映这一大流行病对土著人民的影响。数据应既包括生活在传统土地和领土上的土著人民，也包括生活在城市地区的人口。

⁴⁹ 见 OHCHR and Defenders Coalition, “Kenya: Leaving no one behind in the COVID-19 crisis. Human rights impact i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第 3 页。

⁵⁰ 见 Union des Professionnels de l’Élevage de la Région de l’Est (UPERE) 提交的材料。

⁵¹ 例如见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and others,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the defense of human rights in Brazil”(2021 年 2 月)和 Associated Press, “Governor tells President: ‘incredible spikes’ could ‘wipe out tribal nations’”, 2020 年 3 月 31 日。

⁵²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Indigenous Peoples in Latin America (Abya Yala): Between Invisibility and Collective Resistance*, 第 29 页。另见 Articulação dos Povos Indígenas do Brasil Apoinme、Arpin Sudeste、Arpinsul、Comissão Guarani Yvyrupa、Conselho do Povo Terena、Aty Guasu、COIAB 提交的材料。

⁵³ 见 Alianza de Organizaciones de Derechos Humanos Ecuador 和 Confederación de Nacionalidades Indígenas de la Amazonía Ecuatoriana 提交的材料。

军事化、暴力和定罪

42. 土著人权维护者正遭受程度严重的暴力、恐吓、骚扰甚至杀害。⁵⁴ 随着限制表达自由和针对人权维护者的法律的颁布，COVID-19 应对措施的执行正被用来加强威权的和军事化的对策以及对公民空间的打压。

43. 在一些区域，为了公众健康而限制和平抗议活动，而商业和采掘业的扩张、建设和运营仍在继续以促进经济复苏。破坏土著人民森林、土地和自然资源的非法侵占土地行为有所增加，而各国政府侧重于应对大流行病的措施，对保护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关注较少或采取较少的措施。

44. 由于确定采掘业环境影响方面的监管倒退，土著社区被定罪并被逐出其土地的风险增加。⁵⁵ 在孟加拉国，据报道，吉大港山区对土著人民的军事监视和骚扰有所增加。社区成员因参与所谓的恐怖活动而受到恐吓、死亡威胁和逮捕威胁。⁵⁶ 在尼泊尔，人们针对反对快速高速路项目的和平抗议被警察暴力镇压的指控表示担忧；尽管对普通公众实行 COVID-19 宵禁，但该项目仍在夜间施工。⁵⁷

45. 来自几个国家的报告指出，自 COVID-19 暴发以来，与土著人民参与自然保护区保护工作相关活动、包括森林巡逻已被禁止。

46. 在其他情况下，城市地区依赖非正规经济的土著工人因为保证家人的生计违反封锁令而被逮捕。

四. 土著人民参与和纳入国家 COVID-19 疫后恢复和恢复后计划

47. 土著人民应参与规划和实施影响他们的 COVID-19 疫后恢复措施。

48. 在许多国家，在大流行病暴发一年多之后，很少或根本没有努力让土著人民参与或与他们协商制定恢复政策、满足他们的具体援助需求或采取文化上适当的恢复措施。⁵⁸ 由于没有与土著人民协商，各国政府制定的经济复苏计划没有适当考虑到土著人民的需要。

49. 疫苗接种运动往往是在没有充分规划和沟通的情况下开展的。疫苗接种计划是在没有与土著社区进行实际协商的情况下通过的，协商的目的是确保他们知情、

⁵⁴ 见给秘鲁的信(PER 9/2020, 可参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732>)和给尼加拉瓜的信(NIC 1/2021, 可参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843>)。

⁵⁵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International, “Defending our lands, territori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2021 年 4 月 21 日。

⁵⁶ 见给孟加拉国的信(BGD 8/2020, 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810>)。

⁵⁷ 见给尼泊尔的信(NPL 1/2021)。

⁵⁸ 见 Charrua Nation、Alianza de Organizaciones de Derechs Humanos Ecuador、Confederación de Nacionalidades Indígenas de la Amazonía Ecuatoriana、Cultural Survival 提交的材料。另见 OHCHR and Defenders Coalition, “Kenya: Leaving no one behind in the COVID-19 crisis”, 第 6 页。

满足其文化和语言需求、解决身体隔离及缺乏保健基础设施、人员和药品的问题。此一情况又因为系统性的边缘化和歧视而加重，导致土著人民的疫苗接种率很低。

50. 在全球范围内，土著人民往往被排除在国家和地方机构就 COVID-19 的健康风险做决策的过程之外。因此，这些机构没有采取措施解决土著人民的脆弱性问题。

51. 一些国家启动了在 COVID-19 疫后恢复阶段可能对土著人民产生积极影响的方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第一民族”已经促成了国家和省政府之间改善应急管理服务的协议，土著领导人报告说已经取得了成果。⁵⁹ 作为 COVID-19 疫后恢复一揽子支出计划的一部分，加拿大向土著人民拨款以加强公共卫生措施，并协助支付支持性护理费用，与土著社区举行圆桌会议和进行调查，并启动一项暴力预防方案，向土著妇女、儿童、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以及双灵人提供与文化相关的支助。

52. 墨西哥国家土著人民研究所制作并散发了土著语言的 COVID-19 宣传和援助指南，并支持了一个广播电台网络，以 35 种土著语言广播有关 COVID-19 的信息。⁶⁰

53. 德国正在为土著人民和社区的保留土地和地区全球支持倡议供资，以支持 45 个伙伴国的土著社区与 COVID-19 作斗争，同时鼓励自然保护。⁶¹ 作为其疫后恢复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印度设立了植树造林补偿基金管理和规划局，为部落社区提供森林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其他相关活动方面的就业机会。⁶² 危地马拉公共卫生和社会援助部出版了一份预防、控制和管理土著人民中 COVID-19 病例的社会文化指南。⁶³

五. 土著人民主导的 COVID-19 疫后恢复举措

54. 面对历史上和现存的殖民主义以及对过去通过殖民而引发的大流行病传播记忆的代际创伤，土著人民在大流行病期间表现出了极大的韧力和集体力量。许多土著社区仍处于灾害管理和应对阶段，无法开展恢复工作。应对 COVID-19 带来的挫折和遗留冲击的挑战依然存在，这些遗留冲击将在今后数年中产生回荡，

⁵⁹ 见 Tšilhqot'in Nation 提交的材料。

⁶⁰ 见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digenous Peoples(墨西哥)提交的材料。另见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digenous Peoples, “Guía para la atención de pueblos indígenas y afroamericano ante el COVID-19, en lenguas indígenas”(仅有西班牙文本)。

⁶¹ 见 www.bmu.de/en/pressrelease/preventing-pandemics-with-global-biodiversity-protection。

⁶² 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Biodiversity and the economic response to COVID-19: ensuring a green and resilient recovery”(2020 年 9 月 28 日)。

⁶³ “Guía sociocultural para la prevención, contención y manejo de casos COVID-19 a nivel comunitario en pueblos indígenas de Guatemala”。

例如对卫生、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建国的长期影响，特别是对恢复能力有限的社区而言。

55.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但仍有许多土著主导的举措取得积极成果的例子。土著民族不再依赖政府援助，而是行使自己的主权、法律和司法管辖权，实施和执行针对 COVID-19 的措施，在某些情况下跨越拼凑的司法管辖体系。各国应支持土著人民自行制定的此类社区保护计划。土著民族和组织领导了社区一级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包括重新建立与传统领土和知识的联系、增强食物主权、管理人道主义和互助网络、用土著语言开展文化上适宜的宣传活动、在土著社区电台广播教育活动情况、协助推出疫苗方案。⁶⁴

A. 土著医药和知识的应用

56. 土著人民正使用传统医学和跨文化医学方法帮助抗击这一大流行病，以加强他们的免疫系统和对该病毒的抵抗力。

57. 在孟加拉国，Santa 社区正在服用传统的杀菌草药，并重新开始实行 *dobok johar*，即一种保持身体距离的传统问候方式。⁶⁵ 在巴西的马托格罗索地区，奎库罗人与医院结成伙伴关系，建立了自己的卫生保健中心，并聘请医生和护士留下来帮助他们进行预防。他们将传统治疗、本土食品和安全环境结合在一起，能够保证社区的安全。

58. 土著助产士加倍努力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护理需求，因为土著妇女因担心传染而不愿去官方卫生保健中心就诊。

59. 在尼加拉瓜，通过使用历史上用于治疗呼吸道疾病和增强免疫系统的植物、根茎和药物方法，以祖传知识治疗这一疾病，据报告使一些社区受大流行病的影响减轻。⁶⁶

60. 在加拿大，Tsilhqot'in Nation 报告说，大流行病中出现了新的积极关系，包括食品递送和在线咨询卫生保健专家。⁶⁷

61. 在泰国，克伦人为举行仪式关闭了他们的村庄，禁止任何人进入。在孟加拉国，Mro 土著社区在他们的领土入口处竖起了竹栅栏(*khasur*)，以使其村庄与外界隔离。⁶⁸

⁶⁴ 见 Colectivo de Geografía Crítica del Ecuador and Land is Life、Cxhab Wala Kiwe-Asociación de Cabildos Indígenas del Norte del Cauca、Federación por la Autodeterminación de los Pueblos Indígenas、Organización Indígena de Antioquia、Almáciga、Asia Indigenous Peoples Pact 提交的材料。

⁶⁵ Kapaeng Foundation, “A rapid assessment report.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in Bangladesh” (2020 年 6 月)，第 9 页。

⁶⁶ 见 Centro por la Justicia y Derechos Humanos de la Costa Atlántica de Nicaragua 提交的材料。

⁶⁷ 见 Tsilhqot'in Nation 提交的材料，第 79 页。

⁶⁸ 见 Asia Indigenous Peoples Pact 提交的材料。

62. 各国应实施适合文化的保健，尊重土著社区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知识和做法。⁶⁹ 在这方面，《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24 条规定：“土著人民有权使用自己的传统医药，有权保持自己的保健方法，包括保护他们必需的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土著人还有权不受任何歧视地享用所有社会和保健服务。”

B. 振兴土著知识、重新连接传统土地和恢复传统食物资源

63. 在恢复工作中，土著社区牢记健康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依赖或复兴传统做法，如食物采集。依靠关于食物和森林可持续性的历史智慧，土著人民在传统教义和他们的与土地的联系中找到了力量。保持身体距离指南鼓励土著人民与他们的土地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复兴传统做法，传播土著习惯法和文化知识。

64. 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造成的封锁加剧了土著社区原有的粮食不安全状况。社区的应对措施是依靠食物主权网络和传统粮食体系来保障其食物和营养安全。一份报告指出：“在大流行病期间，有记录显示传统饮食得到加强，无论这是因为无法获得加工食品，还是因为对消费这些产品的习惯及其对人们健康造成的危害进行了批判性反思。”⁷⁰

65. 由美国土著社区发起的针对 COVID-19 救济措施的本土种子和食物主权项目“支持土著人民的食物主权及恢复传统种子、食物和药用植物的使用。该项目为旨在保存住户而建立家庭和社区花园提供便利和支持，以供应和补充他们的食物需求，并提供获得新鲜种植食物的途径……以应对这一大流行病并保持长期的健康和韧性。”⁷¹

66. 在拉丁美洲，年轻人在设计 COVID-19 解决方案、振兴土著知识和语言、促进粮食安全和保护祖传领土方面发挥了根本性作用。土著青年为土著药用植物和传统食物而在花园里耕种，制作关于 COVID-19 的文化和代际信息材料，分发带有文化图案的口罩，利用街头艺术促进土著语言和知识，记录老年人的知识，并制作文化地图以保护他们的祖传领地。在哥伦比亚，土著人民加强了祖先的做法以促进食物主权和习惯，帮助 COVID-19 疫后恢复和预防。在巴拉圭，土著人组织与政府机构协调，培训土著社区监测保护区内的森林。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和厄瓜多尔，土著人组织推广努米项目经验，以恢复依赖传统做法来恢复亚马逊生态系统和防止毁林的有生机的领土。⁷²

C. 行使和扩大自决、自治、主权和建国

67. 在许多情况中，土著社区正制定自己的措施，以行使自决权和扩大主权的方式应对这一大流行病，特别是在各国行动迟缓的方面。这些社区对领土和资源行

⁶⁹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第 4/2020 号决议, 第 17 段。

⁷⁰ 见 Instituto de Pesquisa e Formação Indígena 提交的材料, 第 10 页。

⁷¹ 见 International Indian Treaty Council, “Covid-19 and indigenous peoples in North America”, 第 4 页。

⁷² 见 Cxhab Wala Kiwe-Asociación de Cabildos Indígenas del Norte del Cauca、Federación por la Autodeterminación de los Pueblos Indígenas、Organización Indígena de Antioquia、Almáciga、Colectivo de Geografía Crítica del Ecuador and Land is Life 提交的材料。

使自己的管辖权和控制权，主动分发食物和货物，限制或关闭边境，暂停旅游以防止病毒传播，并采取法律行动保护他们的社区。

68. 在整个拉丁美洲，土著社区和组织都在推广自我约束措施；制定卫生规程；收集和分发食物和必需品。例如，在厄瓜多尔，各社区为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提供食品包，并促进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产品互换以求互助。⁷³

69. 在美国的纳瓦霍国，当地社区成员发起努力，在保留地以外商店库存耗尽或关闭以应对疫情时，向弱势家庭和老年人提供捐赠的食物、木柴和其他必需品。⁷⁴ 在肯尼亚，恩多罗伊斯妇女在其社区分发口罩和洗手液。⁷⁵

70. 土著社区正试图通过设置路障、卫生屏障、检查站和消毒点来限制外部侵入并减少 COVID-19 的传播。然而，据报道，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举措遭到了政府当局的抵制。例如，报告指出，北美洲各国政府已采取措施，通过提起诉讼和威胁减少资金来阻止在通往土著领土的道路上设立的限制病毒的暴露和传播的检查站。⁷⁶

71. 在拉丁美洲，土著人民采取了政治和法律行动，以平等获得医疗服务，并反对在其领土上开发大型项目。土著社区与非政府组织、国际行为体和宗教实体结成联盟，提供 COVID-19 紧急应对措施，并保护土著环境维权者。

72. 土著社区和组织推动了应对大流行病期间对土著妇女的暴力和歧视的举措。在巴西，*Pelas Mulheres Indígenas* 报告了性暴力和杀害女性的案件，并在土著社区内传播关于性别暴力、抑郁症和自杀预防的信息。

73. 土著社区和组织已采取行动保护自愿与世隔绝和初次接触的土著人民。在厄瓜多尔，*Waorani* 人要求采取预防措施，以保护 *Tagaeri* 和 *Taromenane* 土著人民免受 COVID-19 在其社区传播的影响。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土著人组织实施了隔离措施，以保护自愿与世隔绝的部落。在巴西，土著组织赢得了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命令联邦政府为自愿与世隔绝和初次接触的土著人民设置卫生屏障，并为土著人民提供平等的医疗保健机会。⁷⁷

D. COVID-19 意识和疫苗接种运动

74. 在世界范围内，土著社区已采取具体行动，克服国家 COVID-19 信息宣传运动不足和政府未能提供疫苗宣传教育的情况。他们制定了自己的不同文化间交流项目，传播关于 COVID-19 的预防建议、治疗措施和疫苗信息。土著人民认识到

⁷³ 见 *Colectivo de Geografía Crítica del Ecuador and Land is Life* 提交的材料。

⁷⁴ 见 *International Indian Treaty Council*, “Covid-19 and indigenous peoples in North America”。

⁷⁵ 见 *OHCHR and Defenders Coalition*, “Kenya: Leaving no one behind in the COVID-19 crisis”。

⁷⁶ 见 *International Indian Treaty Council*, “Covid-19 and indigenous peoples in North America”。

⁷⁷ 见 *Colectivo de Geografía Crítica del Ecuador and Land is Life* 提交的材料。

该病毒对其文化特性和生存构成的风险，组织了创造性和符合其文化的教育和外联方法，以确保其成员能够做出知情决定，包括努力消除对疫苗的迟疑性。

75. 在整个拉丁美洲和非洲，社交媒体和社区电台在将关于 COVID-19 的信息传递给土著社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土著人民获得新闻和信息的主要方式。在厄瓜多尔，土著人组织启动了 COVID-19 社区广播节目，以传播预防措施。秘鲁的 Shipibo 土著人民实施的一项举措得到了地区卫生当局的认可，并扩大到其他省和地区。⁷⁸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的 Yuqui 人发起了一场具有以 Yuqui 人世界观改编的具人物特色的运动。⁷⁹ 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土著人组织正在广播关于 COVID-19 的信息，并以 20 种语言分发预防手册。⁸⁰

76. 巴西的土著人组织正在使用双语印刷、广播、社交媒体和其他视听信息向社区通报疫苗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并应对错误信息的传播问题。巴西一位土著领袖是该国首批接种 COVID-19 疫苗的土著人士之一，她利用社交媒体与有关疫苗的虚假信息作斗争，让土著医生和领导人解释疫苗的好处，并消除人们的担忧。⁸¹ 在肯尼亚，政府正在使用各种本国语言传达有关 COVID-19 的信息，土著广播电台和民间社会正进一步传播这些信息。⁸²

77. 在北美洲，土著人民设定了自己的疫苗接种优先顺序，可能与个别国家的优先顺序不同。切诺基国通过组织公民、值得信赖的卫生专家和传统领导人之间的虚拟会议，成功地动员其成员对抗对疫苗的恐惧和怀疑。⁸³ 纳瓦霍国为其成员接种疫苗的速度比美国任何一个州都快：到 2021 年 4 月，近 90% 的人口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36% 的人完全接种了疫苗。几个加拿大土著人卫生组织合作开发了一个名为 Maad’ookiing Mshkiki 的虚拟中心，提供有关 COVID-19 疫苗的适合其文化的信息以及加拿大土著人民使用并为自己服务的传统知识和治疗做法的资源。⁸⁴

⁷⁸ Radio Programas del Perú, “Ucayali: Replicarán experiencia del “Comando Matico” para luchar contra la COVID-19”, 2020 年 6 月 1 日。

⁷⁹ 见 Cxhab Wala Kiwe-Asociación de Cabildos Indígenas del Norte del Cauca、Federación por la Autodeterminación de los Pueblos Indígenas、Organización Indígena de Antioquia、Almáciga 提交的材料。

⁸⁰ 见 Colectivo de Geografía Crítica del Ecuador and Land is Life 提交的材料。

⁸¹ 见 Fabio Teixeira (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 “Virus and fake news: Brazil indigenous leader fights on two fronts”, 2021 年 1 月 28 日。

⁸² 见 Ogiek People’ Development Program 提交的材料，第 4 页。

⁸³ 见 Caroline Radnofsky、Matteo Moschella 和 Corky Siemaszko(NBC), “Native Americans use culture and community to gain tribes’ trust in Covid vaccine”, 2021 年 2 月 3 日。

⁸⁴ 见 Steve Inskip (NPR), “At first wary of vaccine, Cherokee speaker says it safeguards language, culture”, 2021 年 1 月 4 日。

E. 数据的收集和分类

78. 一些土著社区正在收集自己的 COVID-19 数据，因为国家无法准确和敏感地对数据进行分类以确定其具体需求、了解挑战并采取措施推进恢复。在大多数国家，土著社区因没有反映患者细分情况的 COVID-19 统计数据而受到阻碍。分类数据有助于在规划服务和评估政府和土著人组织实施的政策的有效性方面作出有据可依的、知情的决策。

79. 在巴拉圭，土著人组织正在收集、分析和公布受病毒影响地区和领土的数据，以加强土著社区的保护和控制机制，并要求当局协助面临风险的社区。⁸⁵ 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土著人主导的数据收集举措涉及收集和监测数据、更新登记表、保证定期通报 COVID-19 对土著社区的影响、创建 COVID-19 数据互动门户网站以及传播有关享受医疗卫生系统的信息。⁸⁶

80. 墨西哥国家土著人民研究所利用国家数据，对关于土著人民的数据进行分类，提供每日和每周报告，并绘制虚拟地图以显示土著社区病例的地理分布情况。⁸⁷

81. 巴西土著人民协会与其他土著人团体一道，一直收集特别包括生活在传统土地上的人和生活在城市地区的人的数据。⁸⁸ 巴西土著人组织还建立了自己的监测和通报系统，以收集和及时传播关于受这一大流行病影响的土著人民、包括生活在城市环境中的土著人民数量的数据。⁸⁹

六. 结论和建议

82. 在 COVID-19 疫后恢复阶段，各国必须根据依照《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作出的承诺和其他相关国际人权标准，履行对土著人民的义务。关于恢复和大流行病后的决策，必须让土著人民的代表、领导人和传统当局参与设计和实施适合其文化的恢复工作。

83. 为了从当前的大流行病中有效地恢复并为未来的卫生危机做更好的准备，各国应采取下列措施。

84. 在短期内，各国应：

(a) 让土著人组织和领导人参与疫苗接种方案的设计和 implementation，以打击反疫苗错误信息，消除历史上的不信任，确保遵循文化和语言规程并提供全面覆盖；

⁸⁵ 见 Cxhab Wala Kiwe-Asociación de Cabildos Indígenas del Norte del Cauca、Federación por la Autodeterminación de los Pueblos Indígenas、Organización Indígena de Antioquia 提交的材料。

⁸⁶ 见 Colectivo de Geografía Crítica del Ecuador and Land is Life 提交的材料。

⁸⁷ 见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digenous Peoples(墨西哥)提交的材料。

⁸⁸ 见 Cultural Survival 提交的资料。

⁸⁹ 见 <https://emergenciaindigena.apiboficial.org>。

(b) 在规划和实施基于权利的 COVID-19 应对和恢复措施之前，通过其代表组织与土著人民协商并征得其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

(c) 为无法开展牧业、饲养业、渔业、狩猎和采集等传统经济活动的土著社区提供紧急财政援助，以弥补收入损失；

(d) 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以文化上适当的方式利用卫生设施，消除获得医疗保健和提供必要服务以应对 COVID-19 大流行(如检测和治疗)的障碍；

(e) 确保针对土著人民的疫苗接种战略和卫生指导方针具文化适当性并以土著语言传播；

(f) 不带任何歧视地向包括土著人民在内的所有人提供疫苗，并支持公平获得 COVID-19 疫苗全球倡议 COVAX 等方案；

(g) 由于土著人民的脆弱性而优先向其提供疫苗，并适当考虑居住在城市地区、保留地和社区之外的土著人民、自愿与世隔绝和初次接触的土著人民以及实行游牧或半游牧生活方式的土著人民的具体情况，并适当尊重他们的自我认同权；

(h) 开发资源和扩大社会安全网，以应对因这一大流行病而加剧的性别暴力、虐待儿童、精神疾病和上瘾事件的增加；

(i) 确保采取紧急和有效措施，以保证生活在偏远地区受这一大流行病影响的土著人民的生存；

(j) 在 COVID-19 疫后恢复阶段暂停影响土著人民土地的采掘项目，并确保私营公司采用尊重土著人民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权的 COVID-19 规程；

(k) 采取有效措施，结束对土著人民权利维护者的刑事定罪，废除针对土著人民的反恐法律；

(l) 避免颁布损害土著人民土地权、自决权和自由、事先知情同意权的立法；

(m) 采取有效的国家应对措施，包括采取措施确保土地权并采取保护办法，承认土著人民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并使他们成为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管理者；

(n) 确保大流行病应急计划、应对措施和恢复措施承认并支持土著人的自治和固有管辖权；

(o) 预防、调查和惩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大流行病期间对土著人民实施的暴力行为。

85. 在结构方面，各国应：

(a) 采取措施，通过提高认识和反种族主义培训，消除公共卫生保健系统和应急规划中的系统性、制度性种族歧视和隐性偏见；

(b) 就这一大流行病对文化遗产和生计的长期影响与土著人民进行持续对话；

(c) 确保 COVID-19 疫后恢复措施解决疫情对土著人民在教育、就业、住房、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方面的长期需求和财政影响；

(d) 收集分类数据以为今后的决策提供信息，并执行收集关于土著社区分类数据的战略，这些数据(一)由各社区自己批准和实施，(二)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对土著人民的超出比例的影响，(三)今后定期、准确地更新和维持；

(e) 利用文化上适当的卫生资源解决粮食和营养不安全问题，加强和支持土著人粮食体系的复原力，重点放在承认土著人民集体领土权利的基于土地的解决办法上；

(f) 采取措施，通过增加移动电话塔数量、改善互联网接入和资助土著社区广播电台来弥合数字鸿沟和技术差距；

(g) 采取措施解决获得医疗服务、社会福利和就业方面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h) 推动加强向子孙后代传播土著语言 and 知识以及加强妇女作为知识保管者的作用的政策，以预防和减轻未来的大流行病；

(i) 执行《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特别是承认健康权和积极参与制定卫生保健方案权的第 21、22、23 和 24 条；

(j) 支持土著人民内部和之间的互助举措。
